

姥娘

刘剑波 著



江苏文
艺出版社

姥娘

刘剑波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姥娘 / 刘剑波著. — 南京：江苏文艺出版社，
2012.3
ISBN 978-7-5399-5176-8

I. ①姥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37352 号

书 名	姥娘
著 者	刘剑波
责 任 编 辑	黄孝阳 郝 鹏
出 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
集 团 地 址	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，邮编：210009
集 团 网 址	http://www.ppm.cn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，邮编：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18×1000 毫米 1/16
印 张	15.75
字 数	210 千字
版 次	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5176-8
定 价	28.00 元

（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）

谨以本书献给我的外祖母孙张氏

——作者

目 录

第一章 趺趺 1

第二章 迁徙 64

第三章 死亡 214

第一章 趵 趵

01

现在,让我将时间像推排门那样往前推。不断出现的门缝里泄露出上世纪各个年代的模糊人影、浑浊声音、黯淡灯光、凋谢植物、飞扬尘土和绝望叹息。它们古旧陌生,但却优美寥远。再往前,一直推到1917年,然后将门打开。在门打开的一瞬间,我看到一条洁白崭新的裹脚布,就像一把闪着寒光的利剑从黑暗中刺过来,手持这把剑的是一个穿着大襟棉袍,念佛吃斋的母亲。我听到一个十岁女孩的凄厉哭叫,娘,放开,娘,你放开俺,疼死俺了。那种惨痛的声音,飘扬在山东高密一个叫张家屯的天空。

一双秀气小巧,肌骨莹润的脚,被勒在裹脚布里。母亲一边咬着牙往死里勒,一边流着眼泪。我听到她哽着声说,闺女啊,甭怪你娘狠心,你娘也是没法子啊。你没看到老刘家的闺女嫁到高密城里去了,全村的女人里就数她脚最小。你娘也是想着你能嫁个好人家啊。闺女,你熬着点疼吧,你现在疼点,日后就有好男人疼你了。

一个大院子,收拾得齐整,一半堆着麦垛,一半架着几排木架。木架上晾着的粉丝,就像轻盈的柳条,迎风飞扬。小女孩跳起来去够那些飘荡着的粉丝。阳光把透明的粉丝镀成金色,因此小女孩的眼睛里全是金色的光芒。她眯缝着眼睛,观察那些动荡不安的粉丝,找到它们静止和运动之间的规律。当她跳起来时,那些飘起的粉丝恰巧垂落,被她抓得满把满怀。小女孩将刚出锅的柔韧爽口粉丝填进嘴里当饭吃。她喜欢绿豆粉丝清甜

的味道。当她吃得打嗝了，就趴在草垛上睡着了。粉丝的触须伸到她梦境里来了，挠得她咯咯笑起来。

可是，这个小女孩再也不能够跳起来够那些粉丝了。她瘫在了炕上，她的两只脚变成了锥形，像纺锤。除了脚拇趾，另外四个脚趾都齐刷刷断裂，贴在脚板上。它们是那样呆板，冰凉，了无生命之气。

小女孩每天就说一句话，娘，疼死俺了。最初是疼得哭，眼泪哭干了，便喊，直着嗓子喊。爹烦了，爹吓唬她，再喊，就把你扔到庄稼地里喂狼。小女孩开始闷声闷气咬被子。棉絮被咬出来了，咬得炕上炕下白花花的一片。棉絮咬光了，就咬炕席，咬得满嘴都是血。

疼痛过去了，小女孩能够下地了。下地的头一天，两只脚从炕上伸到地上，还没站稳就咕咚倒在地上了。母亲抱女儿起来。母亲对她说，你娘头一天也是这个样子，多走走就好了。

小女孩终于能够站稳了，终于能够走路了。

1917年，高密城已经有了女子学校，受新风尚的影响，有些村庄，比如与张家屯毗邻的大庄也办起了女子学堂。那年冬天的一个下午，人们看到，在张家屯通往大庄的官道上，趑趄着老张家的小女孩。她已经十岁了，但她还没有自己的名字，一直到十年后嫁给了大庄的老孙家，她才有了属于她的名字：孙张氏。那天下午，小女孩想去大庄看看那些读书的女孩子是不是也裹着脚。

因为刚下地，走几步就钻心的疼，扶着路边的杨树歇口气。不时有马匹从她身旁疾速驰过，飞扬的尘土遮天蔽日，时不时就把她湮没了。待尘埃落定，她又开始她颤栗的旅程。也许，孙张氏趑趄的一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。

可是，小女孩千辛万苦走到半道上就被哥哥截住了。

娘说，女孩子家可不能在外面疯，要不找不到好婆家。跟娘学点针线活吧，不会做营生，也找不到好婆家啊。

02

二十岁那年，她的身材一下子出落得高挑了，肌肤微丰，苗条，匀称。她文静，羞涩，神态沉凝。肤色并不白皙，但长得清楚明朗，妩媚耐看。如果你在1927年从大庄经过，很可能在村头偶遇一个衣衫整洁的姑娘，因为是小脚，她走着小碎步，眉宇间有动人的姿态。她好奇地打量你一眼，她的眼睛说不上多好看，但平和柔媚，清澈如水。如果你也打量她一眼，她就会低下头，红着脸从你身旁疾速走过。其实她是无法走快的，但她是想走快点的，结果她就打着趔趄了。这个姑娘就是我姥娘，孙张氏。这一年的年底，我姥娘出阁了，嫁给了邻村大庄的老孙家。我姥爷比她整整小五岁，名叫孙星垣。十五岁的孙星垣已经有魁梧身材的轮廓，但里里外外都还是孩子，新婚那夜还尿了炕。

那时，我姥爷还在村里的小学堂念书。他是个调皮好动的孩子，但也好学。我后来听说，他五岁启蒙，先后在私塾里读了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等四书五经，而他做新郎官时，正在读《易经》和《左传》，学作策论。

我曾经听我姥娘说，我姥爷娶了亲还依然每天背着书包到小学堂苦读。早上，我姥娘送我姥爷出门，我姥娘赖在我姥爷身后，苦苦哀求着带她去学堂看看。我姥爷咽下最后一口玉米饼子，笑起来。我姥爷对我姥娘说，你去干啥？也想念书？我姥娘有点撒娇，我姥娘说，就是去看一眼呗。

我姥爷已经跨出门去了，可又回过头来。我姥爷警告我姥娘，你哪儿也不许去，老老实实给俺在家待着，俺可不想让人笑话俺娶了你这么个大老婆。

我姥娘还是偷偷在后面跟着，她迈动着她的那双比拳头大不了多少的脚，躲闪着横陈在路上的驴屎牛粪，走得跌跌撞撞。

我姥爷从一棵老槐树后面闪出来，拦住她，你给俺回去，要不看俺怎么揍你！我姥爷比我姥娘小五岁，可我姥娘还是怕他。我姥娘乖乖回家了。

晚上，我姥爷在油灯下临帖，我姥娘也拿了支毛笔蘸着墨汁胡乱写起来。沉。怎么笔杆子比锄头还沉呢？我姥娘丢下毛笔，叹着气，这营生俺可是干不了，俺睡了，明天还要下地干活。

很快就有了孩子。先是有了我母亲，后来又有了我舅舅，大姨和小姨。

村里人都说，老孙家的四个孩子就是叫人眼馋。

怎么叫人眼馋了？无非就是长相好，干净，齐整，温顺，听话。也就是穿着庄户人家孩子寻常的素朴衣裳，自织的粗布料子，叫人拿到高密去染了。袜子和鞋都是母亲一针一线做出来的。不过，穿在他们身上就是不一样。也说不好究竟是哪儿不一样，反正就是挺惹眼的。

我曾见过一张我姥娘和她四个孩子的合影，据说是在高密一家叫恒泰照相馆照的。我母亲已经长成了一个大孩子了，她的弟妹们还小。我姥娘抱着我小姨，我母亲、舅舅和大姨簇拥在我姥娘身边。母亲和孩子都对着镜头发出空茫的微笑。照片原本是黑白的，但因为过于久远，已经褪成淡黄，可是照片里的人却很清晰，仿佛脱身在时间之外。我看到四个孩子真的很特别，就像大庄人说的惹眼。也许是他们身上特别的气质，使他们与村里别的孩子区别开来了。气质究竟是什么呢？谁也说不清楚。那是与生俱来的，是烙在肌肤和血液里的。

大庄有这样一句俗语：好帮好底做好鞋，好爹好娘养好孩。说到底，是孩子的爹娘赋予他们那样的气质。我姥爷就是一个非常有气质的人，他魁伟身材，国字脸儿，浓黑眉毛，深邃眼神，举手投足间满溢书卷之气，谈吐又很儒雅。我姥娘说，我姥爷对头发很讲究，每次都不惮路远，到高密城里去理发，所以他的头发总是很洋气。我姥爷是在三十五岁时死的，所以，他在大庄人的记忆里，一直是那种年轻，英气勃勃的形象。再说我姥娘虽然是睁眼睛子不识字，但长得苗条娟秀，温良端庄，给人的感觉是明亮，开朗，宽容，安笃和祥和。我姥娘的腰板总是挺得笔直，即使到耄耋之年，腰背也从不佝偻。

我姥娘就这样挺着腰背，带领着四个孩子往中年深处走去。她迈动着粽子小脚忙里忙外，服侍丈夫，哺育孩子，割麦晒场，喂鸡喂羊，能做一手好

针线活儿，包饺子又好又快，没谁能赶上，便是能干的婆婆也望尘莫及。烙的饼也无人能赶上，村里人要是闻到韭菜的香味，就会说，老孙家的大媳妇又在烙饅饼了。我曾看到过我姥娘烙过饅饼，她往韭菜馅里拌上点鸡蛋，搁上点香油，贴在锅上烙得边边角角都有点焦黄了，汤汁也顺着罅隙流出来，香味四溢，这时候才起锅。

我姥娘曾告诉我，每次她烙饅饼，我姥爷都要涎着口水催着给他烫壶酒。在我姥爷看来，韭菜饅饼可是比什么都下酒。

这时候，我姥娘的婆婆会笑着对我姥爷说，女大三赛金砖，女大五赛老母，你媳妇可是比你娘会侍候你。

村里人都说，老孙家的大媳妇真勤快。其实，老孙家的人都勤快。婆婆勤快，几个媳妇勤快，公公老孙更是勤快。那时，老孙家已经凭着吃苦和勤劳，积攒下几十亩地了，还养了好几头骡子和马，在大庄也算个人尖了。可老孙还是起早贪黑，在地里累死累活地干。老孙最爱说的一句话，就是待在地里踏实。心里要是不痛快，只要下到地里，摸摸那些滋滋冒油的庄稼，什么烦恼都没有了。老孙也不是非要置下百亩千亩地不可，老孙只是觉得只有下死劲种地心里才舒服。

老孙不请长工。不是请不起，是怕花那个钱。再说了，家里的几个儿子个顶个，不就是现成的长工么？老孙有四个儿子，这四个儿子老孙是区别对待的。长子孙星垣是个扛笔杆子的，读书已经读到高密城里去了，日后还要往青岛和济南读。那就读呗，反正家里供得起。另外三个儿子可不行，只要一捧书就会傻眼。老孙的逻辑是，既然不是读书的料，那就是扒土坷垃的料。既然是扒土坷垃的料，那就像庄户人那样下老实扒呗。

几个儿子种地种苦了，一条声嚷着要吃大白菜猪肉饺子。老孙可不依。老孙敲着烟杆说，又不是大过年的，怎么想起吃大白菜猪肉饺子了呢？是不是馋了？要是馋了，俺叫星垣家的给你们烙韭菜饅饼，多放上点鸡蛋。几个儿子不依。他们说，韭菜饅饼可没有大白菜猪肉饺子好吃，俺们要吃大白菜猪肉饺子。老孙将烟杆往地上一甩，那烟杆正好触着了地上的砖石，发出嘎嘣的一声响。老孙又上前踩了一脚，烟杆断成了几截。老孙背

着手，梗着脖子走了。走几步又回过头来说，过年，管你们往死里吃，现在，不中！

03

嫁给老孙家的那些年，我姥娘过得美满幸福，也知足。为人母为人妇都做得很愉悦。村里的女人都艳羡她，眼馋她，妒忌她，只要一提到她，都会喷着嘴说，瞧星垣家的……

那段日子很太平，春耕秋收，日出日落，宁静富足的时光仿佛是悠远恒常，没有尽头的。那段日子还发生了一件令我姥娘平生最得意的事，这件事是她晚年津津乐道，最愿意回忆的。

“嫁出去的女，泼出去的水。”这是中国的乡俗，而在高密尤甚。很多小媳妇三年两载也难得回娘家一次，我姥娘却是另类，一年里要回娘家好几趟。倒不是看爹娘，而是去扮演“媒子”之类的角色。我姥娘晚年每想起这桩事，总会乐呵呵笑道，俺骗了多少英俊小伙啊。

谷子下来了，囤子满了，场院收拾干净了，牛啊羊的也喂得滚圆溜肥的了，庄户人就开始给孩子说亲了。说亲当然是要说个好人家。张家屯还记着那个高挑丰盈的张家小闺女，都说，快把那小妮子叫回来。

不用劳累粽子小脚了，有青灰驴子去大庄接她。青灰驴子也是喜气洋洋的，好像是给它提亲，一路嗷嗷叫着，蹶着蹄子奔跑，半顿饭的工夫就回来了。

我姥娘和几个大嫂埋头盘腿坐在炕上正做着针线，相亲的就来了，有大老远潍坊的，有邻县诸城的，也有邻村李家沟的。媒婆朝我姥娘努了努嘴，对相亲的悄言细语，就是她。相亲的看我姥娘秀气伶俐，身段又好，干活麻利，脚又出奇的小，乐得合不拢嘴，当即就丢下彩礼，定下日子。

迎亲的那天，吹吹打打来了一伙人，好长的队伍，光礼盒就七抬八挑堵塞了官道。新娘披挂一身红，遮着盖头，忸忸怩怩上了花轿，为娘的朝门外泼了一盆水，哭得呼天抢地。新娘子一路到了夫家，戴着盖头，坐在新房里

一动不动。好不容易熬到天黑，熬到酒席散了，熬到闹洞房的走了，新郎迫不及待掀开盖头，一下子就傻了，眼前这个黑不溜秋的女子，咋就不是那天坐在炕上的那个可人的闺女了呢，咋就一眨眼的工夫，老母鸡就变鸭了呢？爹娘叹着气说，咱是让人家骗了。

骗就骗了吧，生米煮成了熟饭，有啥法子，好歹有口饭吃，将就着吃吧。

04

我曾听我母亲说过，我姥爷骨子里有着诗人的气质。他喜欢散步，耽于冥想，神情忧郁，落落寡合。那时我姥爷在青岛读书，他接触了西方哲学，几乎每天都在追问自己：你是谁？从哪儿来？你要往何处去？这种毫无结果的追问是耗费心力的，他被追问搞得蓬头垢面，憔悴不堪。

“七七事变”那年，我姥爷二十五岁，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，他不想再沉湎于书斋之中了，他想投笔从戎，又苦于报国无门，便跟几个同窗好友投了白凤仪的部队。

这一年，高密境内的国军迫于日军的进攻，纷纷撤退，高密处于无政府状态，土匪如毛。老孙家因为家境殷实，被土匪盯上了。土匪绑架了我姥爷的爷爷。家里倾其所有，交了赎金，赎回的却是被撕了票的爷爷。据说爷爷是见到熟人了，所以才被土匪撕了票。

不久，土匪又进大庄行绑架勾当，被村民捉获两个。村民平素最恨的就是土匪，便往死里打，土匪供出了他们在大庄的同伙，是一个叫狗剩的铜锅匠。狗剩是土匪的卧底，为土匪通风报信，当地人称作“钩子”。

土匪心狠手辣，杀人如麻，是地方的大祸害。为防土匪，保卫家园，村村都修了土围子，村与村之间挖半人深的交通壕，也成立不少打击土匪的群众自卫组织。白凤仪的部队即其中之一。白凤仪的部队后来被共产党收编，还跟小鬼子结结实实干了几仗。

大庄暗通土匪的狗剩被白凤仪的手下抓走了。我姥爷为了给爷爷报仇，一刀杀了狗剩。这一刀后来被狗剩的儿子讨回来了，十年后在大庄开

展的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中，狗剩的儿子用一把砍柴禾刀将孙星垣砍成了肉泥。

1946年夏天，大庄所属的柴沟镇来了工作队，搞土改试点，随后在各个村铺开。是年底，高密全县共没收地主、富农土地五万余亩，十八万贫农分得了土地。时值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山东解放区前夕，土改工作方兴未艾，却被迫草草收场。翌年7月，高密根据上级指示，开始土改复查工作。

那时，老孙家已经攒下四十多亩地了，是大庄最大的地主，成了土改工作组第一个批斗对象。关于那次批斗老孙，我姥娘曾经向我描述过。我姥娘说，那天老孙是从田里被五花大绑到会场上来的。其时，老孙正和几个儿子在地里耕田。耕了一个早上，几头牲口都累得吐白沫，腿脚抽筋冒冷汗，老孙心疼得不行，不让牲口干了。老孙也心疼儿子，便叫儿子扶犁他来拉。老孙虽说是六十多岁的人了，但身子还结实，骨头缝里的力气还聚着。老孙埋着脑袋，身体弯成弓，两条腿绷得像琴弦一样直，拉着犁耙往前走，看上去老孙就像一头牲口。

老孙被押到黑压压的会场上，吓得不会说话了。他哪儿经历过这种浩大的声势啊，他其实是个怯懦的农村老汉。他战战兢兢问工作组，咋批斗俺？工作组的回答是，你是大庄的头号地主，不批斗你批斗谁？老孙噤声了。老孙想，俺有四十多亩地，村里有谁比俺的地多呢？俺可不就是个大地主？工作组说得没错，不批斗俺批斗谁呢？

诉苦开始了。昔日里一口一个老孙亲热叫着的街坊邻居转眼脸就变了，朝他吐唾沫，用土坷垃砸他。

工作组提了个问题，大伙儿说说，地主为啥富，老百姓为啥穷？

会场一下子鸦雀无声了，所有人都在低头思考。有的人说，俺穷是命不好，祖上没积德。有的人说，俺家人多，吃穷了。有的人说，俺家里有人生病，卖地治病穷的。有的人说，俺分家分穷了。有的人说，俺给土匪抢穷了。有的人说，俺赌博赌穷了。有的人说，俺家死人送殡送穷了。还有的人说，俺嫁女儿嫁穷了。

工作组高声大噪地说，不对，不对，你们穷了几辈子还不知道是怎么穷的，告诉你们吧，都是叫地主剥削穷的。老孙家为什么有那么多地，不是剥削你们那是怎么来的？

脑袋被摁在地上的老孙使劲往上抬脑袋。老孙一点都不服。老孙梗着脖子说，俺靠什么攒下地？还不是靠着俺会过日子，俺一个钱都要掰成几瓣花，俺家一年才吃一次白菜猪肉饺子，俺起五更睡半夜的干活，俺有点儿余钱就置地，一点一点置起来的。哪像你们啊，你们有点儿余钱不是吃了喝了，就是要钱输了，能攒下地吗？你们要是也像俺一样老实过日子，也能攒下地。

老孙的语气听上去很豪迈，很骄傲，也充满了对穷人的蔑视。这种语气让人很不舒服。

一个裤子破得露出腠的毛头小伙子从人缝里挤过来。这个小伙子就是狗剩的儿子，叫福子。福子家什么都没有，是地地道道的贫农，土改工作组让他当了农会的副主任。福子从人堆里挤过来，劈手就给了老孙一巴掌，你他妈的还敢嘴硬，揍死你这个老不死的。

老孙的鼻血被打出来了，哗哗流了一地。老孙哭起来了。当着全村乡亲的面，老孙不怕丢人现眼的像个委屈的孩子那样嗷嗷哭起来了。

有几个人上来，你踢老孙一脚，我踹老孙一腿。

会场热闹起来了，大伙儿都争先恐后挤过来揍地主老孙。一个民兵跳过来，将手里的柳木棍子抡圆了，照着老孙的后脑勺就是一下子。

我姥娘说，当时，她和几个妯娌也在会场上。她们是被民兵押来的。我姥娘清清楚楚看见公公的后脑勺挨了一棍子。她还清清楚楚听到棍子与后脑勺相触发出的“噗”的一声，那声音很闷，就像砸在一只陶罐上。我姥娘觉得，就在那一瞬，整个世界都静寂下来了，唯一能听到的是陶罐的碎片簌簌掉落的声音。我姥娘头疼的毛病就是那个时候落下的。在日后漫长的岁月里，她只要一想起木棍抡在公公后脑勺上的情景，头就止不住疼起来，疼得全身冒汗，疼得头好像要炸开来了。

05

地主老孙被活活打死了。随后的几天，老孙的几个儿子和一群孙儿都被活埋了。村后的荒坡上挖了个大坑，和老孙的孙儿一起扔进坑里的，是村里另外几个地主家族的所有男丁。有份资料上记载，有个十三岁的孩子，记了一张他家被分物品的清单。这张清单被农会发现了。农会认为这是变天账。小小年纪的孩子就会写变天账，农会感到惊讶。后来这个孩子连同他父母一起被活埋了。

有一户富农，男人逃到青岛去了，媳妇就被顶了缺。小媳妇被推进坑里时，吓得拉了裤子。小媳妇抱着村干部的腿，又哭又叫，俺不想死，俺不想死啊！村干部说，你不想死就得听话。后来这个小媳妇做了村干部的老婆。

从今天来看，那天是大庄欢呼土改胜利的一天，但也是大庄苦难的一天。全村的人都跑到荒坡上看热闹，所有的地主家属也被赶到那儿去了。那些地主家属的心里是何其悲苦，但是她们不敢大放悲声，她们只是在心里纵情恸哭。那天，她们都变成了滂沱泪水，那些泪水将大庄流成了一条河。

我姥娘也侧身其中。她没哭，她的眼泪已经哭干了。从公公被一棍子打死的那一刻起，她就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荒诞的梦。她不明白，勤勤快快干活，老老实实过日子的老孙家，从来没碍着谁家，怎么就遭那么多人嫉恨呢？怎么转眼工夫就家破人亡了呢？

不过，她庆幸丈夫没有回来。鬼子投降前，我姥爷就去了青岛。他的肺子出了毛病。他在青岛一边养病，一边在一所学校教国文，我姥娘带着孩子去青岛看过他一次。

那所学校就在海边上，几座白色尖顶高楼，甬道两旁长满了绿色植物。她看到丈夫穿一身黑色西服，打浅色条纹领带，举止高贵文雅，步履徐缓朝她走来。她不认识这个男人了。她觉得这个男人好像是从天上下来的似的。

她在心里喊了声星垣。自从嫁给这个男人，她还从来没喊过丈夫的名字，但是她却在心里喊过。现在，她听到自己的内心在喊，星垣，俺这辈子愿意给你做牛做马，下一辈子俺还愿意给你做牛做马。

在青岛的那几日，她领着孩子天天往海边上跑。她眺望着烟波浩渺的大海，听着海鸥从水面掠过时发出的“嘎嘎”低沉叫声，内心一下变得辽阔起来。她总是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把手伸进蓝色的大海，手却不被染成蓝色的呢？捧出一把水，水是透明的，太阳照着，能清楚看到水底下手掌的每一条纹路，可是再丢进海里，那水又变成蓝色的了。这个发现让她懂得了“结合”的朴实道理。一个人或一件东西，没与另一个人或另一件东西结合前，是一个样子，结合了就成了另一个样子了。这就是命运。她是信命的。她的这条命是幸福的，那是因为有了孙星垣。如果没有嫁给孙星垣，她的命会是什么样子呢？不知道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那就是不会有机会来青岛看大海。她觉得能够看到大海的女人就是幸福的。她领着孩子在大海边徜徉的时候，甚至产生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，那就是不回大庄了，这辈子就和丈夫守着大海。如果能够这样，她会不会被幸福融化了，也变成了温暖的海水呢？

现在，让我们再回到那天的大庄。那天的大庄天气阴沉，铅灰色的低矮云层压得人透不过气来。和女人的伤心之泪流在一起的，还有粘稠的血。那些大人孩子被民兵们推进大坑时，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夹杂着石块的泥土就劈头盖脸下来了。先是孩子的哭叫，孩子们撕心裂肺地喊着，然后是大人们悲苦绝望的哭喊。那些哭喊声有一半飘荡在大庄的天空，有一半被埋进泥土里了。那些大人孩子很快就被泥土淹没了，但是还有很多脑袋涌动着往上顶着。围在坑边的民兵使用红缨枪戳过去。红缨枪戳破脑袋的声音，就像气球破裂的声音，随后，一柱柱血一直溅到天上去了。

我了解到，其时，在山东解放区大规模进行的土改运动中，“乱捕、乱打、乱杀”地主（富农）的现象十分普遍，有些中农也被错杀。各个村甚至互相攀比，人家村打死地主，咱村没有，这不说明咱革命不坚决了吗？那些地主（富农）有的是被斗完后枪毙的，有的是被乱棍打死的，仅山东滨海区就

有一万二千余名地主被打死。好在当时的华东局下发文件，及时制止了这一原始乡村暴力行为。

06

谁也没料想到，我姥爷从青岛回大庄了。如果他晚些天回来，那就是另一种结果了，可是他偏偏在那天回来了。这就是命。谁也逃不脱命。我姥娘说，那天我姥爷是骑着枣红大马回来的，他一身八路军的装扮，还带着一个勤务兵，有种衣锦还乡的味道。

我姥爷一踏上大庄的土地，就闻到一股弥漫于空气中的浓重血腥味，他接连打了好几个喷嚏。那是在冬天的傍晚，从空中飘落下最后一批枯枝残叶，他就是踩着那些残枝碎叶一步步走回家的。脚踩在那些枯叶上，发出窸窸窣窣的细微声响，听来却惊心动魄。

村里很热闹，这儿那儿总是传来咚咚的锣鼓声，炮仗在空中接二连三炸响，人们穿着崭新的衣裳，在村道上喜形于色地行走着，而一旦发现了我姥爷，总是停下脚步，用异样的目光看着他，有的还对他指指戳戳。

我姥爷来到自家门前时蓦然收住了脚。他觉得有点陌生。这陌生来自于院门两旁新贴的大红对联：

翻身不忘共产党

胜利归功毛主席

他正在看这副对联时，从院子里倒出的一盆水险些泼到他身上。拿着铜盆的女人讪笑道，大少爷回来了？他认出这个女人是李贵的媳妇。李贵是村里有名的穷小子，家里就一条破棉裤，谁出门谁穿着，不出门的就在家里光着腚，蜷缩在炕上。可是他现在看到的李贵媳妇穿红戴绿，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

我姥爷一边问李贵媳妇你怎么在这儿，一边伸腿往里跨。李贵媳妇拦